

刘 言

事件观

# 不必让孩子为父母的辛苦“内疚”

安徽亳州一名初中老师正经历远超他想象的批评。

几天前，他录下一堂精心准备的班会课，发布到短视频平台。那节课上，他专门制作了一条视频，收集学生父母工作的画面，在教室大屏幕播放，让学生观看后写下给父母的话。

视频中的爸爸妈妈，有的在装修现场打扫卫生，有的在工地上操作挖掘机，有的在缝纫机前处理布料，有的在工厂进行机器焊接，还有的在折叠回收的纸箱。

老师录下的班内画面显示，不少学生湿了眼眶，有人不停地用纸巾擦着眼泪。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百感交集，既心酸又心疼。我始终觉得，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懂得感恩的孩子，才能理解父母的辛苦。”这名老师发布视频时写道。

然而，视频发布后，只有少数网友肯定他的用心，批评的声音更多。

“这个年纪的孩子自尊心很强。”网友代入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同学的角度，觉得这场班会更像一种当众的“羞辱”，就

像学校以前评比助学金时，需要贫困学生当众陈述自家有多困难。

“他家长是卖纸壳子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会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大。”有网友现身说法，“小时候我有一个女同学家里是卖肉的，就会有男生追在她后面嘲讽。”他们猜测，“孩子湿了眼眶，或许那并不是感动，而是自卑到了极致”。

有人总结，“贫穷也是一种隐私”。事实可能并非网友猜测的那样。在将短视频平台账号设置成不可见之前，这名老师发了一篇长文，解释说：“这个视频搜集(时)是家长自愿选择,家长私发给我的,征求家长的同意让学生看到父母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而且没有备注孩子的名字。”

他强调：“我引导孩子们，说你们没

有必要自卑，也不需要愧疚，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他希望学生借此机会感恩父母的养育。

更大的争议可能也出自这里。网友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内疚式教育”理念的不认可。事实上，孩子没有机会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无法主导父母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无法决定父母此前的命运，类似的感恩教育实际上就是通过让孩子感到愧疚，谋求所谓积极正向的影响。

比如，在这节课上，有学生给爸爸妈妈写小纸条：“今天的班会上让我看到每位家长的不容易,让我感到自责,我不应该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我错了。在往后的生活里我会好好学习,不让你操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知道你们的不容易。”

另一个孩子写道：“世人皆知学习的重要性，却不知学习背后是父母几个月才能给上的钱，父亲在外面努力干活，为了我可以更好学习，努力干辛苦的活，母亲在家忙这忙那……我爱你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期待”。

不少研究发现，对很多孩子而言，长期受到这种教育方式的影响，会产生内疚感和负罪感，久而久之，他们甚至可能丧失感动的能力。

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愧疚诱导”，指关系中通过让对方感受到内疚，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愿。意大利国家研究院研究所学者玛利亚·米切利(Maria Miceli) 1992年就在论文中指出，愧疚诱导包括几种形式，可以直接告诉对方“错了”；也可以表现出某种痛苦的症

状，从而让亲密关系中的对方感到对此负有责任；甚至表面上为他开脱，但目的是让他自责。

类似的诱导在不少家庭中出现，集大成者也许是电视剧《小欢喜》中陶虹饰演的母亲宋倩。她和丈夫离婚后，独自一人将女儿抚养长大，女儿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看我多痛苦，都是因为你好”“你是我的宝贝，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我为了你，放弃了多少我自己想做好的事，你知道吗”……

这种总是委屈自己的“付出”，不仅换不来孩子的感恩，还会让孩子越来越压抑和内疚。剧中宋倩的女儿乔英子患上了抑郁症——电视剧是虚构，是艺术创作，但它展现的这种典型的亲子关系有着大量

的现实案例。

心理学的很多研究发现，内疚感和负罪感会让人忽视自我需要，更难享受生活，甚至会在其驱使下进行自我惩罚，即便自己没做错什么，也会更容易认为“这是我的错”。

在那名教师发布的视频下，有网友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小时候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父母的辛苦强加在孩子身上，孩子只会越来越愧疚，连开心的时候想起父母都会马上沉默，吃到好吃的第一时间会觉得父母在吃什么呢？父母都没有吃到我怎么能这样子？只不过是用了父母的钱自己才能吃到这些东西”。

毫无疑问，作为教育工作者，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受到的批评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这种用“内疚”激发“感恩”的教育方式值得商榷。我们是否应该让孩子感受未来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看到世界的多样性，以此来增加他们尊重自己又关注他人的力量，我们应该为他们卸下生命中本不该有的包袱和负罪感。正如这名教师视频中所述，“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我想这种爱，从不应该诞生于‘内疚’”。

# 谁的“萝卜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记者 秦臻子

已经无从得知，谁最先嗅到“萝卜”里有钱的味道。

今年7月，一名大学生把他设计制作一款小玩具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此开启了一场“失控传播”。

这是一把塑料小刀，由3D打印制成，利用重力和摩擦力原理，摆弄机关即可弹出或隐藏刀身。它橙绿相间，体型矮胖，被发布者昵称为“小萝卜”。

在挂着购物车的社交媒体平台，敏锐的鼻子比商机更多。“小萝卜”视频的播放量渐涨，玩具厂商也随着流量而来。

无数流水线开动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只“小萝卜”畅销全国各地的网店、超市、小卖部，无论是乡村小店还是北京国贸标榜品质的进口超市，货架上都码着“萝卜刀”。

小学生群体成为这种玩具的最大客户——家长忧心它伤人、专家怕它诱导暴力倾向、多地教育部门禁止将“萝卜刀”带入校园。然而流量不息，商家不累，更多“萝卜狼爪”“萝卜水枪”“萝卜全家桶”上架了。

那个最初设计制作“小萝卜”的人，网名叫“疯狂的问号493”(以下简称“问号”)，是武汉一所高校的在读学生。“小萝卜”的火，让他本人也充满“问号”。作为3D打印爱好者，他没想过作品“出圈”，没想到把这款玩具卖给14周岁以下的买家，曾为视频打上“不可商用”的标签，但流量和翻版让这款玩具流向儿童群体，也让他的“版权”彻底失控。

“问号”说自己“恍惚却淡然”，拒绝主动找来帮他“维权”的律师——市场上的利润与他无关；他又把视频发到了抖音，一夜之间，播放量达到500万次以上。这一次，他卖掉了三四百个。算起来，1年多时间，“小萝卜”带给“问号”的收益，有三四千元。

“我赚的没有流水线上组装‘萝卜刀’的工人多。”他调侃自己。

“问号”出生在北京，如今在武汉一所211高校学造船。中学时代，他第一次接触3D打印技术，认定那是实现脑中设计最便捷的渠道。高中毕业时，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3D打印机，他把这台15公斤重的机器从北京拖到了武汉。

在大学里，“问号”是一个“非典型”学生。他大二时就能帮助其他同学建模画图，还协助机械学院的研究生长做毕业设计，但他延迟毕业3次，今年是他读本科的第7年。

“毕业设计上没遇到啥困难，但最累的一学期我只过了一门大学英语。”

“问号”说，延毕那么多次，他也曾感到迷茫，但校园生活能让他状态稳定下来，“事实上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淡忘了”。

7年里，他搞过格斗机器人，参加过创新大赛，送过外卖，做过小玩具，不过从没出过爆款。他曾在互联网公开了很多设计方案，“没有好的平台，严格来说不算‘开源’，只能算是免费发布”。

学校里有3D打印需求的人都会找“问号”，他宿舍小小的桌子上堆满3D打印的耗材，哪怕他做出了一个十几公斤重的机器人，室友也习以为常。

后来，国内“甚至还来不及探头”的格斗机器人行业进入低谷期，“问号”也逐渐淡出那个圈子，他开始做结构更为简单精巧、产品化难度更低的小玩具，“萝卜刀”就是代表作。



有些产品引起小范围关注，粉丝想购买，“问号”就开了间网店，店铺的规模小到需要“老板”跑腿送同城订单。

他没想到，“萝卜刀”出圈了。最流行的时候，据媒体报道，重庆某学校门前的一家文具店每天卖出100多只。搜索结果靠前的网店，月销售量都以“万”为单位。

眼看着自己的作品火了，“问号”也幻想过“收入7位数”，但一家小卖部1小时卖出的“萝卜刀”，他靠3D打印、手工拼装，得不眠不休做上几十天。

在流水线上，“萝卜刀”就这样被“复制”“粘贴”。“问号”曾潜入一家玩具厂商的沟通群打探，发现一个“萝卜刀”的出厂价大约0.6元，零售价格通常是几元。

1年前，“问号”发布图纸时，曾明确标明“不允许商用”“成人玩具”。为避免伤人，“问号”设计“萝卜刀”倒角的截面是梯形，侧面是一个有宽度的平面。很显然，骑着流量飞的商家并不在意，他们开模、打版、生产、发货，甚至做“盗版”的盗版”。这是一场关于是否被追责的“赌博”，在没人来说法之前，钱先赚了。

事实上，“问号”明确反对“萝卜刀”进校园。他表示，“盗不盗版、伤不伤人都先不提，小卖部卖的很多都是‘三无产品’”。

“我建议使用年限14岁以上，但这只是一个为了规避风险的简化结论。”“问号”坦言，家长和老师们担心的问题，出现在失控传播后，生产、宣传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他分析，“萝卜刀”能火起来，并不全是因为产品本身的设计，“它卖到3元一个，铺满所有小卖部，设计也许有一点新奇和吸引力，但根本取决于它的供应链和价格。”

送外卖的时候，他时薪还更高一些。

外卖干得不错，餐馆的老板后来找他，但“问号”已经决定靠“创意”挣钱。虽然很清楚，“萝卜刀”的“成功”是个偶然，下一次走红也许永远不会来。

这一次，“香蕉刀”又被盯上了。由于“问号”没有公开设计图纸，市面上也找不到实物。为了“倒模”，一些厂商假借3D打印爱好者找上门来。

“问号”把他们称作“商业间谍”。有人称男朋友过生日，想送“香蕉刀”当礼物，“问号”寄出了手上最后一件样品，却忽然发现对方使用的是“婴儿头像”，他觉得不对劲，“我的用户群体喜欢什么我心里大概有数”。

他点开那位顾客的社交媒体主页，发现IP地址显示为某玩具厂集聚的城市，顿感“被防”。他仔细筛选了一遍最近新增的买家，又发现几个疑似“间谍”。

“最近装都不装了，直接下单，收货地址就写着某玩具厂。”“问号”说，在玩具厂的集聚地，工业化产业链高度发达，凭产品截图复制模具易如反掌，“厂里的师傅半天内就能做出模型”。如果拿到实物，直接量一下就能复制了。至于有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别，除了“问号”本人会将正版和盗版放在一起对比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在意。

“萝卜”和“香蕉”都被拿走，“问号”试过夺回销量。他曾下架所有设计图纸，发现没什么用。他研究过抖音的“抖店”，挂20个“萝卜刀”，一瞬间就没有了”。此外，抖店48小时不发货就要罚款，以他的生产力每天只能卖两个。

他试图与工厂合作。最开始是国内一家3D打印农场，可以批量代工生产，大体能保证品质和产能。可“农场”也无法满足电商的发货要求。“我联系厂家开售，一下卖几万台，收货之后还有21天的账期回款。”“问号”冷静地分析，“这21天我已经饿死了”。

这次合作不了之了，抖店卖出的20个“萝卜刀”至今也没了货，“问号”表示无奈：“可见就算玩具厂商不赚这钱，也不该是我赚。”他回归到社交网络单纯的日常生活中，偶尔和室友约饭，在论坛上发帖，打一局“久连”的游戏。

8月中旬，他又挣扎了一次。一家原本做电商宣传的公司表示有工厂资源，“问号”只需出设计图，他们用“注塑”的生产方式“萝卜刀”。

在玩具生产链条上，注塑技术更成熟，更适合规模化生产，品质比3D打印的更好，成本更低。重燃希望的“问号”还设计了属于“正版”的logo，图案是萝卜叶下的一个“？”。

如果合作成功，“问号”大约能分成10万元。

戏剧化的结局是，公司合伙人“跑路”，合作无疾而终。“问号”后来才知道，这家公司的几个合伙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只能勉强算是朋友，互相拉黑，合作就终止。

结束“挣扎”的“问号”再看市场，“萝卜刀”的变种已经一套标准动作之后，刀鞘里弹出的不再是“刀刀”，而是

各种卡通人物。“夜光‘萝卜刀’”“‘萝卜刀’打火机”“巨型‘萝卜刀’”诞生，“萝卜金刚狼”“萝卜爪刀”“萝卜奥特曼”也粉墨登场。一些其他品种的玩具“蹭”上“萝卜刀”的配色，也试图挤进“萝卜家族”。

“萝卜刀”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商标属性的“IP”。

有人建议“问号”去补申专利和商标，但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俞风雷记得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没有“萝卜刀”，但流行过弹簧刀，后来被列为“管制刀具”。正如一些教育专家担心的那样，虽然“萝卜刀”是3D打印品，但作为“玩具”，它的受众如果年龄偏低，难辨它的用途或使用不当，依然会产生不良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的发明确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俞风雷说，就目前“萝卜刀”所处的社会舆论环境，“即使发明人提出相应的申请，会不会触发相应的不予授权条款？”如“不授予赌博机发明专利，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也不能成为注册商标”。

抛开“萝卜刀”这个案例的特殊性，“抄袭”是3D打印圈的常事。

随着3D打印机市场不断下沉，任何普通人都有在图纸和材料的情况下，体验3D打印的乐趣。

“问号”介绍，在3D打印圈有点知名度、能变现的产品，不是被玩具厂商直接“拿走”，就是被同行抄去。

“最暴力的对抗方式就是不发。”他说，如今他不在自媒体平台公开设计图纸，根据他的观察，很多圈内人，最近都不公开图纸了。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主张。”俞风雷解释，部分玩具厂商肆无忌惮盗版的核心原因就是侵权成本低，其实知识产权所有责任人通过诉讼甚至可以通过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被侵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我们的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创新的话，那谁去创新呢？”

“问号”计划，以后用“萝卜刀”这个案例和一些法律机构或高校合作，为个体创作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侵权和维权路径，其中涉及3D打印小玩具商业化的问题。

不久前，“问号”又挣扎了一次。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的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不过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 谁是“萝卜刀”之父

“开源”是3D打印技术基因里的属性。回顾这项技术的发展历程，不少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和个人，本身就是做“开源”的，这是一个“众筹”起来的圈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REPRAP计划，一群英国巴斯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将自己设计的3D打印机从软件到硬件资料全部免费开源。从此，消费级的3D打印机开始出现，这项技术也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严格意义上来说，开源需要既定的协议并明确标注，严格按照协议执行。但“问



号”表示，目前在国内，“无偿发布的东西就会被理解为开源，所有的开源会被理解为可以任意使用，这只是一中误解。”

大多数创作者选择公开图纸，是遵循3D打印的“共享精神”。“问号”并不避讳谈到“萝卜刀”的灵感来源——他借鉴了一把国外某品牌小刀的结构，并将其设计与B站up主“无名业火\_BLAZERS”(以下简称“无名业火”)2021年发布的“废柴小刀”做了结合。

“废柴小刀”的配色和规格都与“萝卜刀”相似，但玩法不同，图纸也是设计师免费发布到网上的。

“问号”在设计“萝卜刀”时，曾与“无名业火”交流过，他们的共识是想通过开源创造新的交流，迸发灵感，产出作品。

“无名业火”有机械专业科背景，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传统的机械加工行业，“做的是工艺，不是设计”。

但在业余时间，他爱好设计玩具，儿子所有的玩具几乎都是他设计制造的。他家面积不大，两个房间都是他的工作室。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天马行空的想法投射到图纸上，再拿3D打印做出来。

“无名业火”和“问号”都没想过在产品出现之前，为它注册商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也没有想过登记著作权。

俞风雷教授认为，发明创作要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有了新的创意后，先不要急于去展示，可以先“让它成为权利”。如果创作者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权利不值得保护，那相当于已经放弃权利。

然而，“问号”并不觉得注册能对预防侵权起什么作用：“这些侵权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专利，他们甚至不知道你是谁。”

他拒绝了从各渠道找来的律师，表示“没打算用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来维这个权”。他算过一笔账，“萝卜刀”的“被告”非常多，赔偿款可观，律师甚至愿意做风险代理，打输免费、打赢分成；但同时，“萝卜刀”只是3D打印圈的特殊案例，对大部分创作者而言，去维权而不做产品开发，也不生产，还要投入诉讼费，最后没有收益就“饿死了”。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主张。”俞风雷解释，部分玩具厂商肆无忌惮盗版的核心原因就是侵权成本低，其实知识产权所有责任人通过诉讼甚至可以通过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被侵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我们的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创新的话，那谁去创新呢？”

“问号”计划，以后用“萝卜刀”这个案例和一些法律机构或高校合作，为个体创作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侵权和维权路径，其中涉及3D打印小玩具商业化的问题。

不久前，“问号”又挣扎了一次。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的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不过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 “只能说同归于尽”

“问号”读了7年大学，把时间留给了“兴趣爱好”，“真正有学术价值、能加分，或者招聘时能往简历上写的这种东西完全没参与”。

俞风雷对这个“萝卜刀”的创造者感到好奇。“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但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萝卜刀”创始人可能被周围人认定是非学霸甚至是“学渣”，但他能突发奇想，发现这个点子，有创意并且去实现它，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原始的创新精神，也是知识产权法最应该保护的创新能力”。

“无名业火”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更有趣味的产品，是3D打印小玩具界常规的做法，但大多数人找到他，都只是想要拿走图纸，体验3D打印的乐趣，真正交流设计理念和想法的人并不算多。

“萝卜刀”火了以后，一些玩具厂商又抄袭了“无名业火”过去设计的“反胶解压玩具枪”，这些玩具枪的配色与“萝卜刀”有相似之处，就这样加上了“萝卜刀”家族，成了“萝卜刀”被抵制之后最火的替代品之一。

“无名业火”并不排斥“萝卜枪”这个自带流量的新名字，事实上，被盗版的这支玩具枪的结构，他已经开模了95%，“剩下核心的5%其实也可以通过测绘拿到”。

“决定开源的那一刻，我其实做好了被抄袭的准备。”他做设计，开源设计图，卖一些核心零件，但从不出售成品。关于辨析“抄袭”和“在开源文件基础上再创作”，“无名业火”有一套标准。

“照搬原理和结构，只改变一点外观，这种叫‘二创’，很多人标榜说是原创，其实就属于抄袭。如果依托原理和结构，但关键部件都是重新设计，我觉得就不应该算抄袭，只能算借鉴。”

如今，“无名业火”仍然坚持开源，他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设计，反过来启发自己，与隐藏图纸的做法相反，目前，“无名业火”每发现一个盗版，就公开这个产品的全部图纸。“看见有人全靠抄袭来赚钱，我还不如把这个作品全部免费给大家。”他笑言，“只能说同归于尽”。

俞风雷对此感到惋惜，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很多情况是打着开源的旗号，把具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擅自解密，甚至放在社群群内进行传播。”俞风雷解释，产品的每一层法律关系都是明晰的，建立在侵权行为上的产品，法律很难维护其后续权益，“要想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前提是要注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社会环境其实预示着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在法学教授俞风雷看来，这才是“萝卜刀”案例最有讨论价值的问题。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创新，法律要赋予创作者财产权，保护他的创造发明能够发家致富，从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与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如今，一些创作者“躺平”，既不主动站出来维护知识产权，也不练“内功”创造知识产权，实际上挫伤了社会整体创新者的“锐气”，只会做“盗版”者困住，进退维谷。

最近，有媒体报道，“萝卜刀”的热潮正在消退。一名文具店店员对采访她的记者说，不打算再进新货，卖剩下的玩具打包放在筐里出售。

前不久，“问号”买了萝卜，做了一把“真正的‘萝卜刀’”，试图用这种戏谑的方式对抗不断出现的“萝卜刀”新变种。他放弃做“手艺人”，计划以后只做设计和样品，成立一家工作室。他仍然没有万全之策来应对“间谍”和“倒模盗版”，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等新产品商业化生产之后，再发视频。

不久前，在陕西宝鸡，一个小男孩拿着“萝卜枪”，和周围的小朋友炫耀：“‘萝卜刀’和‘萝卜枪’都是我爸做的。”他说了很多次，好像这样做，多少能为老爸“无名业火”证明点什么。

分，或者招聘时能往简历上写的这种东西完全没参与”。

俞风雷对这个“萝卜刀”的创造者感到好奇。“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但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萝卜刀”创始人可能被周围人认定是非学霸甚至是“学渣”，但他能突发奇想，发现这个点子，有创意并且去实现它，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原始的创新精神，也是知识产权法最应该保护的创新能力”。

“无名业火”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更有趣味的产品，是3D打印小玩具界常规的做法，但大多数人找到他，都只是想要拿走图纸，体验3D打印的乐趣，真正交流设计理念和想法的人并不算多。

“萝卜刀”火了以后，一些玩具厂商又抄袭了“无名业火”过去设计的“反胶解压玩具枪”，这些玩具枪的配色与“萝卜刀”有相似之处，就这样加上了“萝卜刀”家族，成了“萝卜刀”被抵制之后最火的替代品之一。

“无名业火”并不排斥“萝卜枪”这个自带流量的新名字，事实上，被盗版的这支玩具枪的结构，他已经开模了95%，“剩下核心的5%其实也可以通过测绘拿到”。

“决定开源的那一刻，我其实做好了被抄袭的准备。”他做设计，开源设计图，卖一些核心零件，但从不出售成品。关于辨析“抄袭”和“在开源文件基础上再创作”，“无名业火”有一套标准。

“照搬原理和结构，只改变一点外观，这种叫‘二创’，很多人标榜说是原创，其实就属于抄袭。如果依托原理和结构，但关键部件都是重新设计，我觉得就不应该算抄袭，只能算借鉴。”

如今，“无名业火”仍然坚持开源，他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设计，反过来启发自己，与隐藏图纸的做法相反，目前，“无名业火”每发现一个盗版，就公开这个产品的全部图纸。“看见有人全靠抄袭来赚钱，我还不如把这个作品全部免费给大家。”他笑言，“只能说同归于尽”。

俞风雷对此感到惋惜，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很多情况是打着开源的旗号，把具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擅自解密，甚至放在社群群内进行传播。”俞风雷解释，产品的每一层法律关系都是明晰的，建立在侵权行为上的产品，法律很难维护其后续权益，“要想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前提是要注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主张。”俞风雷解释，部分玩具厂商肆无忌惮盗版的核心原因就是侵权成本低，其实知识产权所有责任人通过诉讼甚至可以通过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被侵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我们的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创新的话，那谁去创新呢？”

“问号”计划，以后用“萝卜刀”这个案例和一些法律机构或高校合作，为个体创作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侵权和维权路径，其中涉及3D打印小玩具商业化的问题。

不久前，“问号”又挣扎了一次。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的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不过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问号”读了7年大学，把时间留给了“兴趣爱好”，“真正有学术价值、能加分，或者招聘时能往简历上写的这种东西完全没参与”。

俞风雷对这个“萝卜刀”的创造者感到好奇。“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但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萝卜刀”创始人可能被周围人认定是非学霸甚至是“学渣”，但他能突发奇想，发现这个点子，有创意并且去实现它，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原始的创新精神，也是知识产权法最应该保护的创新能力”。

“无名业火”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更有趣味的产品，是3D打印小玩具界常规的做法，但大多数人找到他，都只是想要拿走图纸，体验3D打印的乐趣，真正交流设计理念和想法的人并不算多。

“萝卜刀”火了以后，一些玩具厂商又抄袭了“无名业火”过去设计的“反胶解压玩具枪”，这些玩具枪的配色与“萝卜刀”有相似之处，就这样加上了“萝卜刀”家族，成了“萝卜刀”被抵制之后最火的替代品之一。

“无名业火”并不排斥“萝卜枪”这个自带流量的新名字，事实上，被盗版的这支玩具枪的结构，他已经开模了95%，“剩下核心的5%其实也可以通过测绘拿到”。

“决定开源的那一刻，我其实做好了被抄袭的准备。”他做设计，开源设计图，卖一些核心零件，但从不出售成品。关于辨析“抄袭”和“在开源文件基础上再创作”，“无名业火”有一套标准。

“照搬原理和结构，只改变一点外观，这种叫‘二创’，很多人标榜说是原创，其实就属于抄袭。如果依托原理和结构，但关键部件都是重新设计，我觉得就不应该算抄袭，只能算借鉴。”

如今，“无名业火”仍然坚持开源，他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设计，反过来启发自己，与隐藏图纸的做法相反，目前，“无名业火”每发现一个盗版，就公开这个产品的全部图纸。“看见有人全靠抄袭来赚钱，我还不如把这个作品全部免费给大家。”他笑言，“只能说同归于尽”。

俞风雷对此感到惋惜，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很多情况是打着开源的旗号，把具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擅自解密，甚至放在社群群内进行传播。”俞风雷解释，产品的每一层法律关系都是明晰的，建立在侵权行为上的产品，法律很难维护其后续权益，“要想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前提是要注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主张。”俞风雷解释，部分玩具厂商肆无忌惮盗版的核心原因就是侵权成本低，其实知识产权所有责任人通过诉讼甚至可以通过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被侵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我们的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创新的话，那谁去创新呢？”

“问号”计划，以后用“萝卜刀”这个案例和一些法律机构或高校合作，为个体创作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侵权和维权路径，其中涉及3D打印小玩具商业化的问题。

不久前，“问号”又挣扎了一次。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的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不过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问号”读了7年大学，把时间留给了“兴趣爱好”，“真正有学术价值、能加分，或者招聘时能往简历上写的这种东西完全没参与”。

俞风雷对这个“萝卜刀”的创造者感到好奇。“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但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萝卜刀”创始人可能被周围人认定是非学霸甚至是“学渣”，但他能突发奇想，发现这个点子，有创意并且去实现它，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原始的创新精神，也是知识产权法最应该保护的创新能力”。

“无名业火”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更有趣味的产品，是3D打印小玩具界常规的做法，但大多数人找到他，都只是想要拿走图纸，体验3D打印的乐趣，真正交流设计理念和想法的人并不算多。

“萝卜刀”火了以后，一些玩具厂商又抄袭了“无名业火”过去设计的“反胶解压玩具枪”，这些玩具枪的配色与“萝卜刀”有相似之处，就这样加上了“萝卜刀”家族，成了“萝卜刀”被抵制之后最火的替代品之一。

“无名业火”并不排斥“萝卜枪”这个自带流量的新名字，事实上，被盗版的这支玩具枪的结构，他已经开模了95%，“剩下核心的5%其实也可以通过测绘拿到”。

“决定开源的那一刻，我其实做好了被抄袭的准备。”他做设计，开源设计图，卖一些核心零件，但从不出售成品。关于辨析“抄袭”和“在开源文件基础上再创作”，“无名业火”有一套标准。

“照搬原理和结构，只改变一点外观，这种叫‘二创’，很多人标榜说是原创，其实就属于抄袭。如果依托原理和结构，但关键部件都是重新设计，我觉得就不应该算抄袭，只能算借鉴。”

如今，“无名业火”仍然坚持开源，他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设计，反过来启发自己，与隐藏图纸的做法相反，目前，“无名业火”每发现一个盗版，就公开这个产品的全部图纸。“看见有人全靠抄袭来赚钱，我还不如把这个作品全部免费给大家。”他笑言，“只能说同归于尽”。

俞风雷对此感到惋惜，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很多情况是打着开源的旗号，把具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擅自解密，甚至放在社群群内进行传播。”俞风雷解释，产品的每一层法律关系都是明晰的，建立在侵权行为上的产品，法律很难维护其后续权益，“要想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前提是要注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主张。”俞风雷解释，部分玩具厂商肆无忌惮盗版的核心原因就是侵权成本低，其实知识产权所有责任人通过诉讼甚至可以通过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被侵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我们的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创新的话，那谁去创新呢？”

“问号”计划，以后用“萝卜刀”这个案例和一些法律机构或高校合作，为个体创作者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侵权和维权路径，其中涉及3D打印小玩具商业化的问题。

不久前，“问号”又挣扎了一次。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的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不过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